

笑中帶淚才是最好的

有一個河南新鄉的女孩叫青果,豆蔻年華,卻因車禍高位癱瘓,從此臥床不起。媽媽照顧了她 5 年,她卻時常覺得生活沒意義、沒指望,只會給家人徒增煩惱。她總對媽媽說:“讓我死吧,我不想再拖累你了。”

偶爾也有讓她感到快樂的事,其中之一是收看每周末的《勇往直前》。有一次她看到電視里的明星蹦極,對媽媽說:“你肯定不敢!”媽媽說:“只要不放棄希望, 什么都有可能。”

後來我們收到了這位母親的來信,她說:“我要為女兒嘗試一次蹦極!”

那一期節目是在桂林錄制的。年過半百的母親站上 70 多米高的跳台,嚇得抖作一團。見慣明星們在開跳之前,哭得眼淚鼻涕一把抓,這位大姐的表現已算很勇敢了。

“大姐,我跟你說個事兒。”我故作輕鬆,準備給她戴眼罩。

“銳哥,你放心,為了青果,我能行。”她緊緊抓住我的手,眼神很堅定。

“我放心,放心,我就想跟您說,跳的時候千萬別拽着我撒手……”

無論生活中還是鏡頭前,我總是習慣于在別人陷入悲情的時刻,冷不防打個岔。我奶奶教會我,改變人生首先要改變人生態度,她老人家就是用微笑化解了大半個世紀的磨難。

大姐果然樂了,戴着眼罩,底氣十足地喊了一句:“青果,你要幸福地活下去!勇往直前,不後悔!”

這一刻,現場的編導、攝像、化妝師……無不眼圈泛紅。

對於慈善,有一顆真心足矣。面對苦難,笑中帶淚才是最好的。



都是好人,還要規則幹嗎

前不久,台灣發生了這麼一件事:有位懷孕 9 個月的孕婦上了火車,找了個位子坐下。但剛坐下沒多久,就有一位女性表示這是自己的位子,叫她起身。這位孕婦覺得很無語,於是上網發文求安慰,還在網上上傳了那位女乘客的照片。沒想到網友不但不同情她,反而開始圍剿她,認為本來就不是她的位子,她自知有身孕,為何不提前買票,最後逼得她把言論都刪了。

不久後,大陸也有則新聞,某孕婦與丈夫坐臥鋪車出行,孕婦買到的是上鋪,但她佔了下鋪的位置。這時下鋪的主人——一位年輕小伙來了,孕婦要求小伙與她換鋪,小伙不肯,孕婦和她丈夫覺得小伙沒同情心,最後大打出手,驚動警察出面調解。

這年頭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是個好人,你問 10 個人覺得自己有什么優點,至少 7 個人會回答“善良”。我想那位孕婦肯定也覺得自己是善良的好人,她一定覺得要她讓位的人很不道德。可問題是,人處在不同的生長環境,對“善良”和“好”會有不同的評判標準,並且都喜歡以自己的標準去判斷別人是不是好人。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港劇《大時代》里的丁蟹,明明就是最大的反派,但在法庭上也能說得聲淚俱下,彷彿全世界都在迫害他。這樣的人有自己的一套處世標準和邏輯,凡違背他的標準,阻撓他的人,都是不善良的壞人。

前不久,台灣有一位地方議會的議長,因為涉嫌貪污被抓走了,支持他的群眾就跑去包圍法院,大喊是政治迫害。新聞畫面里,他年邁的母親號啕大哭:“你們怎么可以抓他,他在家很孝順的呀!”我看到這裡,“三觀”就突然混亂了,是不是孝子與違不違法有什么必然關係? 大家都知道那句話:“如果道歉有用,那還要警察幹

嗎?”如果一句“我覺得我是好人”就能走遍天下,那在這個到處都是好人的世界,還要法律幹嗎?普遍規則會出現,可能就是幾個好人彼此都為了正義打了幾架之後,發現打架的代價太高,才慢慢協商出雖然不滿意但還算能接受的規則。



坐火車也是一樣,每個人上車,都付出了相應的金錢買票,舒舒服服地坐到站是購票者的合法權利,沒有人有義務非要給別人讓座。讓座並不是責任,也沒有強制的規定,那僅僅是一種做人的美德。不幸的是,這個社會上太多人,會用各種道德綁架、道德譴責,或眼神中發出“嗶嗶嗶”的道德光波,逼你去做符合他們的道德標準的事,並且覺得那是理所當然的,完全不顧普遍規則與他人的合法權益。

台灣那起孕婦讓座事件最後出現了神反轉。隔了一天,那位子的主人親自上網發文,指出自己也是孕婦,有 5 個多月的身孕,而且車票是兩星期前就訂好的。她表示,絕不會因為自己是孕婦就理所當然地認為全車的座位都可以隨便坐,“沒有人必須要讓位給我,那本來就是他們的權益”。

也許還有態度的問題,有什么事只要好好說,大家都不會太為難你。有一次我坐火車,睡得正香時被一位老年阿叔大力搖醒,不客氣地說這是他的位子。我剛醒,神志不清,遲疑了會兒,正想說我有買票呀,怎么是他的位子?可這時他更不客氣了:“沒票坐別人位子還懷疑?”他拿出票氣沖沖地頂着我鼻子說:“看到沒?”我仔細看了看票,又看了看他,遂默默起身讓給他,他以勝利者的姿態坐下。不久,車子緩緩啓動,我才幽幽地開口:“這是北上的列車,不是南下的……”

太多的要求。他們平淡自守,安貧樂道,很能享受柴米油鹽的尋常生活。

這樣的調查結果讓霍華德金森很受啓發。於是,他得出了這樣的論文總結: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最幸福。一種是淡泊寧靜的平凡人,一種是功成名就的杰出者。

如果你是平凡人,你可以通過修煉內心、減少慾望來獲得幸福。如果你是杰出者,你可以通過進取拼搏,獲得事業的成功,進而,獲得更高層次的幸福。

他的導師看了他的論文後,十分欣賞,批了一個大大的“優”!

畢業後,霍華德金森留校任教。一見,二十多年過去了。如今,霍華德金森也由當年的意氣青

去看古今茗壺展,展會有許多從明清到現代的名家所制的紫砂壺。

聽說這些紫砂壺是可以出售的,但是展覽會場上只有編號,沒有標價。為什麼不標價呢?

“因為怕嚇倒來參觀的普通民衆。”主辦單位的人告訴我。

確實,當我問了價錢以後,我也被嚇倒了,當代名家的作品要價七八十萬,明清的都超過百萬了,一把可以盈握的紫砂壺竟有百萬身價。

我喜歡紫砂壺,因為經過數百年的發展,紫砂壺的製作工藝已經達到高峰,即使不是名家,普通的工藝師也可以做出很有水準的茶壺。

但是我覺得紫砂壺除了觀賞,最重要的還是拿來泡茶,唯有通過泡茶,紫砂壺才算完成它被創作的意義。一把好的紫砂壺除了壺身



過眼的繁華

回到家,我把在路邊以 300 元買來的茶壺拿出來泡茶,想到我曾把玩過價值數千萬的茶壺,於是連那普通茶壺中普通的茶,也增添了芬芳。

對於名利,世間很少有人能做到真正超脫。記得小時候政治思想教育課上,總是批判名利思想,自己也總是在檢討自己的名利思想。當時被教誨要樹立的正確思想和人生觀是為人民服務,毫不利己,專門利人。也就是說,生活的目的不應當是自己的名和利,而應當是社會的福祉。長大以後發現,當你還在狠批自己“私”字一閃念的時候,別人已經捷足先登,紛紛發了大財,出了大名。這情形讓我想起馮唐的一首詩,大意是你還在規規矩矩排隊等小便池的時候,別人已經搶先在大便池那邊解決了。

那天到一位老友家串門,他是一位“文革”中的風雲人物,曾經是一個地下文學沙龍的組織者,並且因為寫詩犯忌被關過監獄。他後來的人生默默無聞,一生唯一的亮點是“文革”遭遇。有一次,有個記者就“文革”知青遭遇採訪了他,在報上發了篇報道,佔了半個版,還登了張他的照片。我去他家時,他看似無意地將那張報紙放在顯眼的位置,使我能夠在無意中看到。那點兒虛榮心昭然若揭。其實,出名真的有那么重要嗎?

人想出名,除了過去被批判過的自私動機之外,還有一個無可厚非的理由:不願自己生活得平庸瑣碎,希望自己的人生精彩輝煌。名利心重的人,一想到自己將平庸地度過一生,默默無聞,存在過就像沒有存在過一樣,就不寒而慄,痛不欲生。他的生活因此變成地獄,好像有個小蟲子在不停啃噬着他的心。

我承認,有時候會在發了一篇博客之後,隔段時間就點開看看,看到幾分鐘之後閱讀人數到了 500,心里就暗暗高興(想起梁文道說的,文學類書在香港最多賣 500 本);看到人數到了 1 萬,心里又暗暗高興(想到梭羅在瓦爾登湖默默寫作,卻沒有人能讀到);到了 10 萬就想,還出什

壺蓋間不容發、出湯流暢之外,還應該能提味兒,使茶水的滋味達到最溫潤的境界。被當成藝術品供人欣賞的紫砂壺,终究只實現了一半功用。

基于這樣的觀點,一把上百萬的茶壺會令我們陷入緊張與執着。用百萬名壺泡茶,心里一定很緊張,反而違背了泡茶時那輕鬆、閑適的心情。

我就像一個富有的買家,摸遍了總價數千萬元的茶壺。

當我走出茗壺展的會場時,有一種非常美好的心情,那欣賞茶壺的過程使我感到歡喜,對於這世間許多精美的事物,只要過了我們的眼、穿過我們的心,我們就算擁有了。

回到家,我把在路邊以 300 元買來的茶壺拿出來泡茶,想到我曾把玩過價值數千萬的茶壺,於是連那普通茶壺中普通的茶,也增添了芬芳。

么書啊,紙質書讀者能到 10 萬嗎?看到有一篇由於被網站推薦的時間長,讀者達到六七十萬時,幾乎忘了自己寫作時的快樂,心里就剩下對互聯網的驚詫和敬畏了。

現在來反思對名利思想的批判,覺得並不全對,因為名利之心雖然不太高尚,卻是人類社會進步、文明發展的一種動力,世界上有多少好東西是人為了名利創造出來的?又有多少是僅僅為社會進步、造福他人創造出來的?我估計,前者所佔比例要大大超過後者。有俗語為證:人為財死,鳥為食亡,無利不起早……什么話要是成了俗話,只能說明一件事: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。因此,人生在世,求名求利無可厚非,只要做到不損人利己就可以了。名利之心未必不可以成為一種人生的正能量,所以一味加以批判



没有什么道理。

話說回來,人對於名利這些東西還是要有清醒的認識。所謂清醒的認識,包括三個要點:

首先,名利之心雖然人人皆有,無可厚非。但是,與為國為民相比,與利他主義相比,與各種更崇高美好的道德理想相比,它畢竟不是什么高尚的東西,比較俗氣。

其次,富貴榮華都是過眼雲煙,生不帶來死不帶去。看不透這一點就不能說對世界和人生有了清醒的看法。

最後,出名這件事絕不可刻意追求,越想出名越不容易出名。正所謂“有心栽花花不開,無心插柳柳成蔭”。原因何在?因為一心想出名的人並不真正喜愛自己在做的事,只是把它當作出名的手段。而人生在世要做好任何一件事,必須對它有發自內心的興趣,要是只把它當作出名的手段,就絕對不會做好這件事,因此也就不易出名。

而那 50 名成功者的選項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。僅有 9 人事業一帆風順,仍然堅持的當年的選擇——非常幸福。23 人選擇了“一般”。有 16 人因為事業受挫,或破產或降職,選擇了“痛苦”。另有 2 人選擇了“非常痛苦”。

看着這樣的調查結果,霍華德金森陷入了深思,一連數日,霍華德金森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緒當中。

兩周後,霍華德金森以《幸福的密碼》為題在《華盛頓郵報》上發表了一篇論文。在論文中,霍華德金森詳細敘述了這兩次問卷調查的過程與結果。

論文結尾,他總結說:所有靠物質支撐的幸福感,都不能持久,都會隨着物質的離去而離去。只有心靈的淡定寧靜,繼而產生的身心愉悅,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。

無數讀者讀了這篇論文之後,都紛紛驚呼:“霍華德金森破譯了幸福的密碼!”這篇文章,引起了廣泛的關注。《華盛頓郵報》一天之內六次加印!

在接受媒體採訪時,霍華德金森一臉愧疚:20 多年前,我太過年輕,誤解了“幸福”的真正內涵。而且,我還把這種不正確的幸福觀傳達給了我的許多學生。在此,我真誠地向我的這些學生致歉,向“幸福”致歉!

所有靠物質支撐的幸福感,都不能持久,都會隨着物質的離去而離去。只有心靈的淡定寧靜,繼而產生的身心愉悅,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。

1988 年 4 月,24 歲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博士霍華德金森對 121 名自稱非常幸福的人進行調查,得出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最幸福:一種是淡泊寧靜的平凡人;一種是功成名就的杰出者。二十年後,他回訪了這 121 人,結果卻讓他陷入了深思……

人的幸福感取决于什么?
1988 年 4 月,霍華德金森 24 歲,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系博士。他畢業論文的課題是《人的幸福感取决于什么》。為了完成這一課題,他向市民隨機派發出了一萬份問卷。卷中,有詳細的個人資料登記,還有五個選項:A 非常幸福。B 幸福。C 一般。D 痛苦。E 非常痛苦。歷時兩個多月,他最終收回了五千二百餘張有效問卷。經過統計,僅僅只有 121 人認為自己非常幸福。

接下來,霍華德金森對這 121 人做了詳細地調查分析。他發現,這 121 人當中有 50 人,是這座城市的成功人士,他們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事業的成功。

而另外的 71 人,有的是普通的家庭主婦,有的是賣菜的農民,有的是公司里的小職員,還有的甚至是領取救濟金的流浪漢。這些職業平凡生涯黯淡的人,為什麼也會擁有如此高的幸福感呢?

通過與這些人的多次接觸交流,霍華德金森發現,這些人雖然職業多樣性格迥然,但是有一點他們是相同的。那就是他們都對物質沒有

年成長為美國一位知名終身教授。

2009 年 6 月,一個偶然的機會,他又翻出了當年的那篇畢業論文。他很好奇,當年那 121 名認為自己“非常幸福”的人現在怎麼樣呢?他們的幸福感還像當年那麼強烈嗎?

他把那 121 人的聯繫方式又找了出來,花費了三個月的時間,對他們又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。

調查結果反饋回來了。當年那 71 名平凡者,除了兩人去世以外,共收回 69 份調查表。這些年來,這 69 人的生活雖然發生了許多變化(他們有的已經躋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;有的一直過着平凡的日子;也有的人由於疾病和意外,生活十分拮据。),但是他們的選項都沒變,仍然覺得自己“非常幸福”。

向“幸福”致歉!

